

赖瑞和 著

唐代中层文官

中華書局

縣事參軍朱自川

右可試大

事兼豪州

縣

唐代中层文官

赖瑞和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中层文官 / 赖瑞和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9

ISBN 978 - 7 - 101 - 07962 - 3

I. 唐… II. 赖… III. 文官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812 号

-
- 书 名 唐代中层文官
著 者 赖瑞和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4¼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62 - 3
定 价 78.00 元
-

序 言

本书繁体版在2008年1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以来,有好几位师友,特别是我的师伯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汉学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冯培红兄、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及其高足徐乐军教授,不是写信就是写书评来指正书中的一些失误,让我受益匪浅,谨此铭谢。现在,趁着中华书局印行简体本之便,我参酌他们的意见,把全书做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修改,不下数百处之多。因此,大陆简体本可说是拙书的修订版。

其中应当一提的一个修订,就是我把书中常提到的唐代士人“常任官模式”,改为“常任核心官职模式”。这样更能精确描述唐士人常任的那些官职。本书的书名,如果要求绝对的精准,或许应当改为《唐代中层核心文官》。但由于我先前的一本书已定名为《唐代基层文官》(有北京中华的简体本和台北联经的繁体本),为求统一,也为了简单,现在这本书依然取名为《唐代中层文官》,请读者谅解。

此外,台湾繁体版把唐代流内文职事官的类型,仅仅分为士人所任的“士职”和伎艺人所任的“伎术官”两种。近一年多来,我对唐代文职事官的

类型做了比较深入一点的研究,发现过去的这个两类型分法不很恰当。在本修订版中,我修改为三种类型:一是士人所任的清流士职;二是流外官转入流内后所任的“流外之职”;三是伎术官和宦官。详见本书的《导言》和《总结》两章。

2010年8月2日

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联经版自序

十多年前，我读恩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的大作《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深受书中一段话的启示：

我们读传统的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苍白履历，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对一个“内行”读者来说……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唐代一个官员的履历，即使被简化到仅剩连串的官衔，没有任何背景资料，也能让跟他接近的同时代人读得“很有意义”(meaningfully)，就像我们今人读报章上同个专业的某名人论文，或阅读某个求职者的履历表，读到那连串职称，也能从字里行间轻易解读〔那人从前的专业经历和就业状况〕一样。^①

记得当时第一次读到这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时，我不禁心中一动。如果我们今天读两《唐书》或墓志中唐人的官历，能够读到像我们今天读同个专业（比

^① Denis C.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3.

如大学的历史学界)其他同行者的履历表那样“内行”的地步,完全能够单单从他的学历、经历、连串职称和任职机构名称,去正确解读这位同行过去的专业表现和未来的发展潜能,那该有多好!

这意味着,唐人的每一个官衔都是有意义的,长串的官衔更是有意思。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解读?这里且让我透露个人的经验:过去我总是逃避唐代官衔,如今我却经常刻意去细读,而且都能读得津津有味。

在研究所念隋唐五代史期间,我对唐人官衔是不耐烦的,在史传和碑刻中碰到时,往往略过不读,不求甚解,草草了事。即使有时为了理解某一官衔(比如右拾遗)的含义,查了《唐六典》等职官书,知道这是一种“谏官”,官品为从八品上,但我那时对这个官还是“没有感觉”,不知道一个唐代士人当上右拾遗,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一个唐代士人肯定知道此官的深层意义,对此官完全有一种本能般的理解(*instinctive understanding*),马上可以联想到和这种官有关联的几个重要细节。如果他的朋友从一个校书郎升上拾遗官,他一定“很有感觉”,一定会向这个朋友热烈祝贺。因为,校书郎和拾遗虽然同样是清贵的官,但拾遗又比校书郎更上一层楼。他的工作地点也改变了。他不再在长安的皇城(政府衙门集中地)上班,而是转到皇城以北的宫城去,侍候在那里居住的皇帝,在必要时向皇帝提供施政的建议。从今以后,他经常有机会见到皇帝。这是许多唐代官员一生都无法享受到的天大福分!大诗人杜甫任拾遗时,便因自己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近皇帝而沾沾自喜,他在一首诗《紫宸殿退朝口号》中毫无保留地写道:“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①

像这一些如此具体、如此微妙的任官细节,唐代官场上的士人应当都耳熟能详,熟悉得不得了。然而,现代学者却无法从《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职官志得到这样丰富有趣的知识。这些职官书只告诉我们,某某官的官品和简略的职掌。以拾遗来说,《唐六典》只说它的官品是“从八品上”,职务

^①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卷六,页437。

则和左补阙一样，“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云云。如此而已。其他职官书也简略若此，对现代读者的帮助并不大。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学者在考释唐代诗文、史传或碑刻时，碰到那些唐代官名，往往显得不知所措：不是照抄职官书的简短描写了事，没有深入一点的解读，就是言不及义，胡乱揣测。比如，有人说，初唐诗人王绩早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自小就对仕途期望甚高”，但皇帝却只给了他秘书省正字这种小官，因此申论：“这样位低职微的官职当然会使王绩大失所望，所以他索性闭门轰饮，不乐在朝。”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正字是唐代士人起家的美职之一。王绩应当很高兴才对，当不至因此而“闭门轰饮”。又如，有人把韩愈一开始做官出任董晋幕府和张建封幕府的推官，说成是“两人军幕，沉为下僚，微不足道”。这是不当的解读。事实上，唐代推官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幕府官，俸料钱甚至高过校书郎等士人起家的美职。韩愈任董晋的推官，他对董晋更有一种知遇的感恩。怎能说成是“沉为下僚，微不足道”呢^①？

近年来，颇有不少学者为唐代的诗人们作年谱、写评传。这类著作属于传记类，本来应当对这些唐诗人所任的各种官职及其意义，有深一层的发挥才对。然而，这类著作在唐官衔上往往着墨不多，几乎都是照抄旧典旧志了事。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学者。或许应当说，这是唐史学者过去在唐代职官研究上没有注意这些课题，留下一大片空白所致。

因此，我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便在于厘清唐士人任官的一些规律，特别是他们的常任核心官职模式（详见《导言》），以及他们常任的那三十多种官职在唐代整个官僚架构中的意义和地位，旁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以弥补传统典志的不足，填补目前唐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掌握了唐代士人任官的规律，我们在阅读两《唐书》列传和近世出土墓志时，应当可以对他们的官历有更深刻的领悟。实际上，史传和碑铭最核心

^① 关于正字和推官的地位，见拙书《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二章和第五章。

的部分,往往便是那一连串的官衔。现代学者如果对这一连串官衔“没有感觉”,或像我从前那样略过不读,那岂不是平白糟蹋了这些史料吗?

我当初深受杜公那一番话的启发,展开研究,完成了本书和它的姊妹篇《唐代基层文官》。这两本书可说是我个人追寻唐代士人常任核心官职模式的一个记录。这种追寻不免会遇到挫折,但更多时候会获得发现的惊喜,让我在一堆看似乱无章法的文字史料和石头资料中见到一种新秩序。我希望本书能把我的惊喜和我所见到的新秩序传达给读者。

我发现,掌握了这常任官的模式,可以解决史传和碑刻中许多唐代官名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唐代的职事官虽然高达四百多个,但唐代士人常任的官,来来去去却不过是那么几十种,很容易掌控。两《唐书》列传部分经常出现的,也就是这些官。至于不属于这些常任官的,可以归类分为武官武职、技术官、非士职等等。这些官是一般士人不会去出任、无能力去接任或不屑于去担任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秩序,不至于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这样一来,我在阅读某一唐人的官历时,便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很有意义”。比如说,我可以知道这个唐人的官历是否符合一般士人的常任官模式,是否像张说、白居易那样,做官高达二十多任,是否为“成功”的官员等等。如果不是,那么他的仕途又是如何偏离了理想的模式:他出任的或许都不是士人任官的美职,或他只是在几个不重要的州县,当过几任平平凡凡的州县官罢了,从来不曾到京城长安任京官。

受材料所限,本书每一章所论的课题都有些不同,往往须视材料而定。比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应用便如此。此类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唐前期录事参军和他下属录事的勾检署名,生动展现唐代地方勾检制度的实际运作。因此本书第五章论司录、录事参军,便充分引用了不少这类文书,且特别立了一节详细专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唐前期录事参军。然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却很少见到县令的出现(即使有,也难于证明或说明什么),所以本书论县令一章,就没有使用这一类文书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虽然可以说可以让我

们见到地方行政的一些运作细节,但本书和《唐代基层文官》论述方式是偏重某一特定职官。如果这些出土文书没有和某一特定职官(如县令、县尉等)挂上钩,我就无法使用了。这点要请大家明察。

在本书完成的时刻,我首先要感谢的,当然便是恩师杜公。可惜他在2006年2月过世了,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了。2005年初,拙书《唐代基层文官》刚出版,我曾经寄了一本给远在英国剑桥的他。当时他健康不佳,但很快就回了一封电邮,对我那本小书美言了几句,并且希望我将来写完中文本的“三部曲”之后,能够写个英文版:“如果你能写个英文版……你会帮西方汉学一个忙。”(“You would do western sinology a favour if…you write an English version.”)^①可是,他辞世后,我写英文本的意愿好像越来越低了,因为“知音人”已经不在。

在本书写作和修订期间,我常常想起另一位恩师王秋桂老师的教诲。记得几年前王老师对我说:不要理会别人怎样看你的研究。只要你自己觉得有价值、有意义,就要勇往直前,把研究做完,把书写完。这番话对我是很大的鼓舞,特别是在我写书写得信心有点动摇的时候,或在我沮丧的时候。

《唐代基层文官》出版后,我也在2005年秋天,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市——我出生的故乡,转到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当时,《唐代中层文官》已有一个初稿,但还有待修订,有些章节也有待补充。清大图书馆的藏书极为丰富,使本书的修订和补充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我想感谢清大图书馆各馆员亲切的服务,尤其是负责馆际合作的馆员,经常为我向台湾其他图书馆(特别是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借书,或影印论文。

本书的姊妹篇《唐代基层文官》由联经出版后,曾经获得台湾“国科会”的出版经费补助,谨此致谢。联经总编辑林载爵先生一向关注我这个庞大

^① 杜公的这封电邮全文,在他去世后,我把它贴在我的部落格,希望保存他的一点遗墨,或许可供有心人编印杜公书信集之用: http://www.wretch.cc/blog/sflai53&article_id=11485584。关于我所认识的杜公,见拙文《追忆杜希德教授》,《汉学研究通讯》,第26卷第4期(2007年11月),页24—34。

的唐代职官研究计划，并一再给予支持，是我研究和写作上的一大精神支柱。联经学术丛书的主编沙淑芬小姐，这些年给我各种及时的协助，也是我深为感激的。

这些年来，更得到不少师长、同事和朋友的鼓励、提示，或各种大大小小的帮助。这里要感谢中国大陆傅璇琮、邓小南、杜文玉、张国刚、荣新江、朱玉麒诸教授，日本佐竹靖彦教授，清大历史所前所长黄敏枝和新所长李贞德及张元、张永堂、徐光台、傅大为、黄一农、雷祥麟、琅元、钟月岑、卢慧纹和马雅贞诸同仁，以及王汎森、黄清连、陈弱水、宋德熹、陈珏、陆扬、朱振宏诸兄。

清大中文系的施逢雨老师和我算是同个师门。我们不但同样出身于台大外文系，而且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和我的恩师杜公当年在剑桥大学的关系，就介于亦师亦友之间。我们分别受教于欧美汉学界两位最资深的唐史专家。蒲立本教授在转向历史语言学之前，曾经在1955年出版过一本唐史专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至今依然无人可以取代。施老师对我这个唐代职官研究课题很感兴趣，常给我美言和鼓励，并希望我早日完成整个大计划。施老师甚至要他中文系的硕、博士生，来修我开在历史所的课，更让我深为感动。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妻子为我持家、烧饭，很是辛劳。两年前，刚到清大，我帮她申请到一张清大图书馆的眷属借书证，好让她可以常去借书，然后待在家中“高高的窗口”前，陪伴着“长空的寂寥”读书。长女韵棠和幼女韵琳，这些年来经常都只见到爸爸关在书房，坐在窗前，面向窗外写书。她们看到的常只是爸爸的“背影”。这本书终于写完了。我应当会有一段闲散的日子，可以陪陪妻子和女儿，看看电影，喝喝下午茶。

2007年10月17日

于台湾新竹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联经版自序 | 1 |
| 导 言 | 1 |
| 一、本书的研究范围 | 3 |
| 二、“非士职”：唐代士人不做何官 | 4 |
| 三、唐代官场上的四个“模范” | 14 |
| 四、唐代士人的任官规律 | 20 |
| 五、唐代士人的常任核心官职模式 | 31 |
| 六、本研究课题的“代表性” | 34 |
| 七、唐代“士人”的定义和特色 | 37 |
| 八、基层、中层和高层文官的定义 | 40 |
| 九、研究文献回顾 | 43 |

| | |
|---------------------------------|-----|
| 第一章 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 | 49 |
| 一、御史的起源、变革和组织 | 52 |
| 二、御史的官品和清要地位 | 54 |
| 三、御史的选任 | 56 |
| 四、“摄”御史和“兼”御史 | 62 |
| 五、真御史和使府御史 | 70 |
| 六、外台御史和监院御史 | 74 |
| 七、内供奉和里行 | 78 |
| 八、幕府军将武职挂御史衔 | 87 |
| 九、结论 | 91 |
| | |
| 第二章 拾遗和补阙 | 93 |
| 一、拾遗、补阙的基本轮廓 | 95 |
| 二、皇帝的“侍臣”和“近臣” | 95 |
| 三、官品问题 | 99 |
| 四、作为初任官 | 101 |
| 五、初除官年龄 | 104 |
| 六、文词之美和任官条件 | 105 |
| 七、何人不可任遗、补？ | 107 |
| 八、“官”和“职”以及拾遗、补阙作为阶官 | 110 |
| 九、拾遗补阙“内供奉” | 122 |
| 十、结论 | 125 |
| | |
| 第三章 员外郎和郎中 | 127 |
| 一、郎官的起源和员额 | 129 |
| 二、二十六司的不同地位 | 131 |
| 三、郎官的地位和官品 | 136 |
| 四、员外郎和郎中的别称 | 138 |
| 五、郎官的职掌 | 144 |

| | |
|-----------------------------|-----|
| 六、郎官和刺史 | 153 |
| 七、郎官知制造 | 162 |
| 八、郎官和翰林学士 | 174 |
| 九、郎官和史馆修撰 | 179 |
| 十、检校郎官 | 189 |
| 十一、结论 | 204 |
| | |
| 第四章 县 令 | 207 |
| 一、唐县的等级和县官的地位 | 210 |
| 二、县令的三大类型 | 223 |
| 三、赤畿县令的选任 | 225 |
| 四、郎官出宰京畿 | 233 |
| 五、唐前期的望紧上县令 | 251 |
| 六、唐后期的望紧上县令 | 261 |
| 七、唐前后期的中下县令 | 269 |
| 八、“摄”县令和地方长官自辟的州县官 | 276 |
| 九、唐后期县令主要职务的侧面观察 | 280 |
| 十、结论 | 287 |
| | |
| 第五章 司录、录事参军 | 289 |
| 一、从勾官到通判官和专知官 | 293 |
| 二、京城和京外的录事参军 | 297 |
| 三、不同等级州府的司录、录事参军 | 300 |
| 四、唐前期录事参军：政典和出土唐代文书所见 | 305 |
| 五、唐前期录事参军：墓志所见 | 320 |
| 六、唐后期的录事参军 | 327 |
| 七、墓志中所见的两个唐后期司录参军 | 347 |
| 八、令录：县令和录事参军 | 350 |
| 九、唐中叶以后的“摄”录事参军 | 357 |

| | |
|------------------------|-----|
| 十、结论 | 363 |
| 第六章 判 官 | 365 |
| 一、唐代“判”的含义 | 367 |
| 二、判官的起源和演变 | 371 |
| 三、“本判官”和“四等”官及勾官 | 376 |
| 四、“狭义判官”的五大类型和名目 | 381 |
| 五、重要诗人任判官 | 386 |
| 六、方镇判官 | 396 |
| 七、财经系判官 | 404 |
| 八、皇朝特使判官 | 419 |
| 九、京城诸使判官 | 429 |
| 十、内诸司使判官 | 433 |
| 十一、判官的官衔 | 439 |
| 十二、结论 | 446 |
| 第七章 总 结 | 449 |
| 参考书目 | 459 |
| 附 录 | 503 |
| 索 引 | 505 |
| 后 记 | 529 |

表 目

| | | |
|----|-----------------------|-----|
| 表一 | 唐代御史台的名称演变 | 53 |
| 表二 | 摄、兼御史在唐史料中的出现次数 | 67 |
| 表三 | 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组织表 | 132 |
| 表四 | 二十六司郎官职掌 | 145 |
| 表五 | 唐县的等级、分级标准和地理分布 | 211 |
| 表六 | 唐代六个等级县的县官人数和官品 | 213 |
| 表七 | 唐代录事参军的分布 | 298 |
| 表八 | 徐申青中年履历 | 402 |
| 表九 | 陈少游至德到永泰年官历 | 444 |
| 表十 | 唐代士人理想的常任核心官职模式 | 453 |

导 言

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
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
得禄四季领，家口寻常饱。
职田佃人送，牛马足踏草。
每日勤判案，曹司无阗闹。
差科能均平，欲似车上道。
依数向前行，运转处处到。
既能强了官，百姓省烦恼。
一得清白状，二得三上考。
选日通好名，得官入京兆。

——王梵志《仕人作官职》^①

^①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五，页662。